

中國新文明秩序的建構

金耀基

二十世紀，中國進入世界，世界也進入中國，而世界舞台演出的正是以西方為主角的現代化大劇。處於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門檻的歷史時刻，中國在尋求新文明秩序的現代化過程中，不能不有反思！西方現代化造成的「好」，固然不能因為是西方的就不歡迎；西方現代化造成的「壞」，也不能因為是西方的就不拒棄。中國的「現代性」或中國的新文明秩序的建構，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構是交光互影分不開的。

二十世紀的帷幕徐徐落下的今天，回顧百年中國演出的史劇，我們看到聽到的悲壯、吶喊、哀嘆、歡呼、灰淡、沉思、憧憬的一幕幕景象，令人感到有承受不了的重。這是一齣甚麼樣的戲劇？

十九世紀末葉，中華帝國的「政治秩序」遭到空前衝擊，但在二十世紀，以儒家為基底的中國的「文明秩序」才真正產生了巨大的解構。從一根本性的層次看，二十世紀是中國尋求一個新文明秩序的歷史過程。這個歷史過程最能概括性的表述是中國現代化過程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充滿革命的亢奮，但卻破多立少。百年中，其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現代化的扭曲與變形。

中國之走上現代化，用墨西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詩人巴茲(Octavio Paz)的話，是「命定的」。古老的文明，像墨西哥、中國，要在二十世紀立足，很難不選擇現代化。二十世紀，中國進入世界，世界也進入中國，而世界舞台演出的正是以西方為主角的現代化大劇。在二十世紀90年代的今日，現代化已是「全球化」了。中國大陸、台灣與香港這三個中國人社會，都以急速的步伐走進現代化的「美麗新世界」。

現代化始源於歐洲，是啟蒙運動標舉的「理性」的產兒，以是，不僅是中國，所有非西方社會常有意識無意識地把西化視同為現代化。誠然，現代化不是西化，但二者確不止是一「歷史的偶合」，事實上，「現代化」本身不停的「現代化」(用Ulrich Beck語)主要都是在西方發生的。無可辯駁的，西方的現代性模式一直居於支配性地位，舉凡民主、人權乃至對同性戀的肯定等等，都



馬臨校長(右二)與金耀基教授(右三)同切蛋糕，慶祝本刊三周歲。

成為新文明的尺度。

經典資本主義是「現代性」的原型，而今天西方的資本主義仍然是現代性全球化擴展的主要動力。不錯，共產主義也是不折不扣啟蒙運動的產物，在二十世紀，它一直被視為資本主義之外另一個現代化的模式。有些學者(如波蘭的 Zygmunt Bauman)把共產主義這個「集體的烏托邦」的崩解看作是「現代性的終結」；有的(如日裔美人福山)則認為共產主義的解體是「歷史的終結」，亦即資本主義社會的「自由主義的民主」是「現代性」的唯一表徵了。

處於即將跨入二十一世紀門檻的歷史時刻，一方面，在現實世界，現代化正是一全球不斷擴張，也是難以停止的勢運；另一方面，在學術圈內，不但 50、60年代的「現代化理論」固是秋扇見捐，而對西方「現代性」的批判更是方興未艾。中國在尋求新文明秩序的現代化過程中，不能不有反思！西方現代化造成的「好」，固然不能因為是西方的就不歡迎；西方現代化造成的「壞」，也不能因為是西方的就不拒棄。甚麼樣的文明新秩序，甚麼樣的「現代性」才是中國應該追求的！？中國不能不批判地思考一個「現代性的規範模型」。

現代化的全球化產生了強大的結構趨同性，乘飛機從巴黎到紐約到新加坡到大阪到香港，在機場所見的硬體與軟體幾乎沒有甚麼不同，也不可能有太大不同，但世界沒有，也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現代文明形態。現代性是多元的。世界多元的文化傳統是現代多元性的根源。中國的「現代性」或中國的新文明秩序的建構，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重構是交光互影分不開的。中國的新文明秩序的建構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未竟之業，它應該是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大工程。